

黎錦熙
胡適
鄧廣銘
編

齊白石年譜

商務印書館發行

黎錦熙
胡適
鄧廣銘
編

齊白石年譜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初版

齊白石年譜一冊

(90215)

定價拾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編纂者

黎錦熙
胡適
鄧廣銘

發行人

陳懋解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序一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秋天，齊白石先生對我表示，要我試寫他的傳記。有一次他親自到我家來，把一包傳記材料交給我。我很感謝他老人家這一番付託的意思，當時就答應了寫傳記的事。

那時我新從外國回來，一時騰不出時間來做這件工作。到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暑假中，我才有機會研究白石先生交來的這些材料：

（一）白石自狀略（白石八十歲時自撰，有幾個小不同的本子）

（甲）初稿本

（乙）初稿鈔本

（丙）初稿修改後印本（古今半月刊第三五期）

（丁）寫定最後本

（二）借山吟館詩草（自寫影印本）

（三）白石詩草自敘

（甲）初稿本

（乙）改定本

（四）三百石印齋紀事（雜記稿本）一冊

（五）入蜀日記殘葉

齊白石年譜 序一

(六) 齊璜母親周太君身世（白石自撰）

(七) 白石詩草殘稿本，這裏面有隨時雜記的事，共一冊

(八) 借山圖題詞（壬申抄本）一冊

(九) 齊白石傳（未署名，似係王森然作，抄本）一冊

(十) 白石老人雜件（剪報，收函等等）一小包

我讀了這些材料，很喜歡白石老人自己的文章。我覺得他記敘他的祖母，他的母親，他的妻子的文字（那時我還沒有看見他的「祭次舅子仁文」）都是很樸素真實的傳記文字，樸實的眞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動人。他敘述他童年生活的文字也有同樣的感人力量。他沒有受過中國文人學做文章的訓練，他沒有做過八股文，也沒有做過古文駢文，所以他的散文記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舊式古文駢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

試舉幾個例子。白石寫他的「母親周太君身世」，中有這一段：

田家供竈，常燒稻草，草中有未盡之穀粒，太君愛惜，以擣衣椎椎之，一日可得穀約一合。聚少成多，能換棉花。家園有麻。太君春紡夏績，不歇機聲。織成之布，先奉翁姑，餘則夫婦自著。……

又有這一段：

太君年三十後，翁棄世，……從此家境奇窮。「太君」恨不見純芝兄弟一日長成，身長七尺，立能反哺。……

前一段記椎穀粒，古文家也許寫得到。後段「恨不見純芝兄弟一日長成身長七尺」，古文家決不敢這樣寫。白石的傳記文字裏，這樣大膽的眞實描寫最多。如他說：

吾居星塘老屋，竈內生蛙，始事于畫。

「竈内生蛙」四個字豈是古文駢文家想得到的！又如他記民國七年在紫荊山下避兵亂的痛苦：

時值炎熱，赤膚汗流，綠蟻蒼蠅共食，野狐穴鼠爲鄰。如是一年，骨與枯柴同瘦，所有勝于枯柴者，尙多兩目，驚怖四顧，目睛瑩然而能動也。

又如他記民國八年他避兵亂北遊時的心緒：

臨行時之愁苦，家人外，爲予垂淚者尙有春雨梨花。過黃河時乃幻想曰，「安得手有嬴氏趕山鞭，將一家草木同過此橋耶！」

這都是他獨有的風趣，很有詩意，也很有畫境。

我讀完了白石先生交給我的這些材料，我就把一切有年月可考的記錄分年編排，有時候也加上一點考訂。當初我本想完全用白石先生自己的話作材料，所以我曾想題名作「齊白石自述編年」。編年的骨幹當然是他八十歲時寫的「白石自狀略」。但我不久就發見了「自狀略」引用時必須稍加考訂。第一，因爲「自狀略」的本子不同，有初稿與修改稿的差別。第二，因爲老年人記憶舊事，總不免有小錯誤，故我們應該在可能範圍之內多尋參考印證的資料。

第三，我最感覺奇怪的是「自狀略」的年歲同白石其他記載裏的年歲，往往有兩歲的差異！「自狀略」是他八十歲寫的，其時當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從民國二十九年上推，他的生年應該是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但我研究白石早年的記載，如「母親周太君身世」等篇，白石是生在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我當時不敢親自去問他老人家，只好託人去婉轉探問他結婚時是和陳夫人同歲，還是比陳夫人小兩歲。（白石祭陳夫人文說，「同治十三年正月廿一日乃吾妻于歸期也，是時吾妻年方十二。是年五月五日吾祖父壽終。」自狀略說他自己十二歲時祖父死。故我要他替我解答這個編年上的矛盾。如果他和陳夫人同歲，他們都是同治二年生的了。）但我得到的只是一個含糊的答復，我就明白這裏面大概有個小秘密，我只好把我的懷疑與

考據都記在初稿的小注裏，留待我的朋友黎劭西（錦熙）先生回來解答。

「齊白石自述編年」是我在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寫成的。我把一本清鈔本送給白石老人自己審查批評。我的原稿留在我家裏，預備黎劭西回到北平時我要送給他看，請他添補改削。劭西回湖南去了，直到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四月才回北平。他和白石老人都是湘潭縣人，兩家又有六七十年的親切交誼。所以我早就打定了主意，這部「白石年譜」必須得着劭西的批評訂補。他回到北平不到兩個月，我就把我的原稿送給他，很誠懇的請求他同我合作，完成這件工作。

黎劭西先生費了半年的工夫，添補了很多的寶貴材料，差不多給我的原稿增加了一倍的篇幅。他的最大貢獻，至少有四個方面。第一，他時常去訪問白石老人和他的兒子子如先生，他的女兒阿梅女士，從他們的口頭手頭得着不少資料，可以訂正我的錯誤，解答我的疑問，補充我的不足。最重要的是查得白石老人因為相信長沙舒貽上替他算的命，怕七十五歲有大災難，自己用「瞞天過海法」把七十五歲改爲七十七歲！這一點弄明白了，年譜的紀年才可以全部改正。白石老人變的戲法能夠「瞞天」，終究瞞不過歷史考證方法！第二，劭西最熟悉湘潭一帶的文物掌故，又熟悉白石老人做木匠時代的生活，故他不但替我注釋了胡沁園、陳少蕃、蕭薌陔、文少可諸人的名號事蹟，並且用了許多有趣味的資料，把那個「芝木匠」時代的生活寫的很充實，很生動，使我們明瞭當年湘潭一帶的藝術文化背景，使我們知道天才的齊白石也受到了那個歷史背景的許多幫助。第三，劭西對於繪畫與刻印，都比我懂得多多，所以他能引用一些我不知道的文件來記敘白石在這兩方面的經驗與成就。特別是在學習刻印的經過，劭西的增補最可以補充我原稿的貧乏。第四，劭西有終身不間斷的日記，他用了他的日記來幫助考定許多白石事蹟的年月。他在自序裏曾說他將來也許還可以從民國十三年以後的日記裏尋出一點新材料來給白石年譜做「補遺」。我盼望他不要忘了這件補遺的工作。

作。

劭西把他訂補的白石年譜送給我，那時已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一月了。我又請我的朋友鄧恭三（廣銘）先生把全稿拿去細看一遍。鄧先生是史學家，曾做過陳龍川、辛稼軒的傳記。他和他的夫人，他的大女兒，都會校讀過我的「白石自述編年」初稿。恭三看了劭西訂補本之後，來問我為什麼不曾引用八卷本白石詩草的材料。我竟不知道白石自寫影印的借山吟館詩草一卷之外，還有一部八卷本白石詩草！劭西見我引用了白石詩草自敘，他猜想我必定已見了詩草全部，所以他也沒有覆檢這八卷詩草。我請恭三放手做訂補的工作。他不但充分引用了白石詩草裏的傳記資料，他還查檢了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湘綺樓全集，和瞿鴻禨、易順鼎、陳師曾、樊增祥諸人的遺集。他還沒有做完這部分工作，我已離開北平了。在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開始的幾天，恭三夫婦和他們的大女兒可因分工合作，鈔成這一部白石年譜的定本，遠遠的寄給我。

這本白石年譜大概不過三萬字，是黎劭西、鄧恭三和我三個人合作的成果。我們三個人都是愛敬白石老人的，我們很熱誠的把這本小書獻給他老人家。他在八十五歲時曾有詩句：

莫道長年亦多難，

太平看到眼中來。

我今天用這兩句詩預祝他九十歲的壽辰。

我們本想請徐悲鴻先生審查這部小書，並且要請他挑選白石老人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品來作這本年譜的附錄。眼看這是不可能的了。我很感謝汪亞塵夫人和顧一樵（毓琇）先生從他們收藏的白石作品裏挑出一些最可愛的精品來給這書作附錄。

胡適。三十八（一九四九），二，九。

序二

我從四歲時就跟着齊白石先生一塊兒在家鄉玩兒，一直到現在，有五十五年之久的關係，所以胡適之先生讓我參加撰定他的年譜，真所謂誼不容辭，責無旁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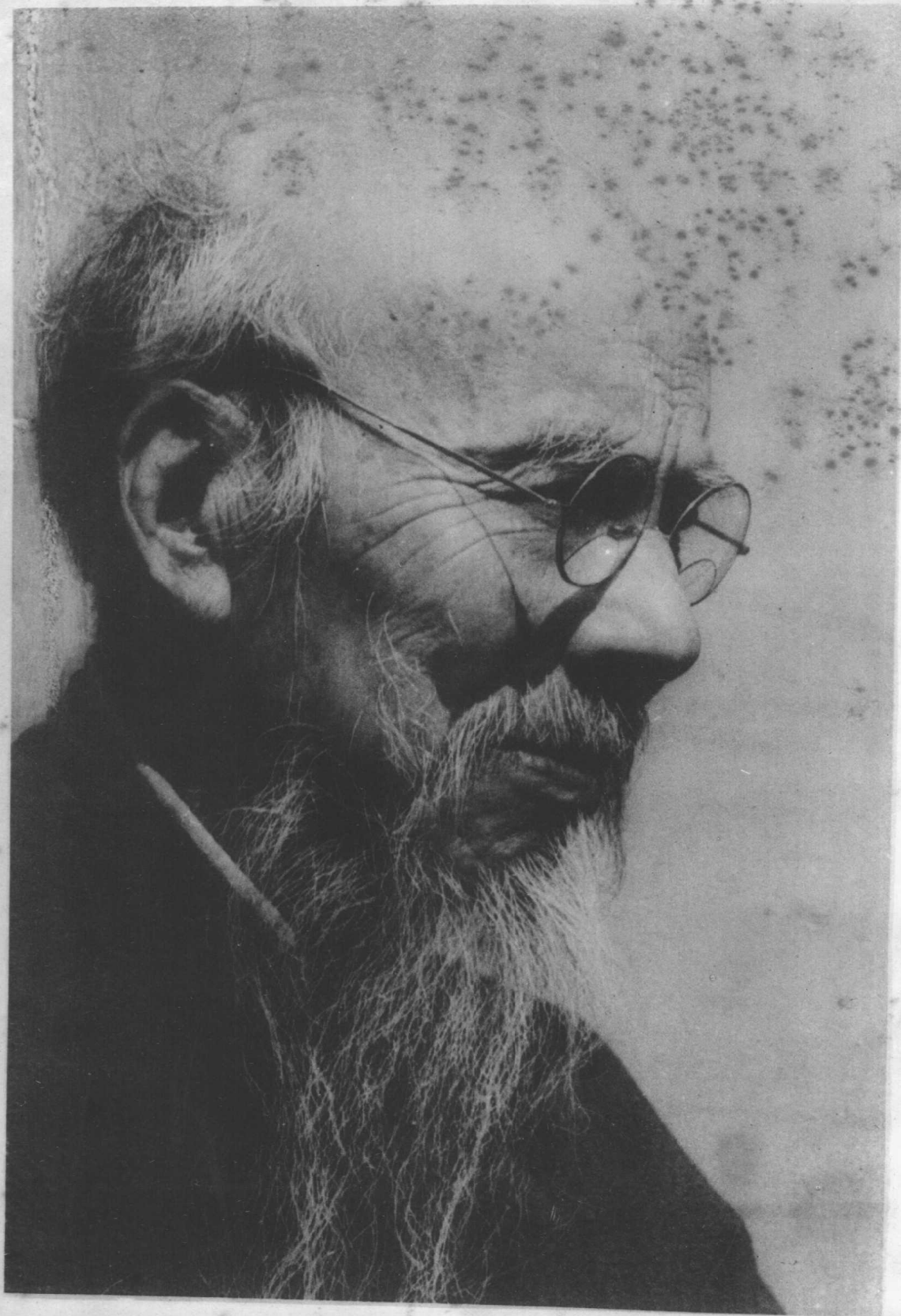
胡先生於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已寫定初稿四冊，那時我正因事離開北平，到三十七年四月才從湘返平，六月胡先生把全稿交給我，我讀過之後，心想：第一，所據白石「自述」材料的本身偶有錯誤，胡先生多用考證的方法發見出來，最好就請白石先生本人在原有材料上自行改正。第二，原有材料實在還有不夠的，更需要他自己「用喉舌代紙筆」，即如他學畫和刻印的過程，他的生活和他的藝術進展的關係，我雖然也略知道一些，可是並非本行，還得向他做個較長時間的訪問。因此，從七月起，過門輒入，促膝話舊，經過半年，就胡先生的原稿隨手訂補。但是，年紀快到九十歲的白石老人，回憶往事，每不能記爲何年。有時先後差上十幾年他也不在乎。例如在清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以前，他遊過西安、北京、上海、南昌、桂林、梧州、廣州、欽州以及蘇州、南京各地，他自稱「五出五歸」，經胡先生考訂只有三出三歸，問他自己，他自己也不能斷定，只說，「或者有兩出兩歸是在己酉以後吧？」他的次子子如和次女阿梅，現在北平，邀同檢討，他們那時尚幼，也覺「余生也晚」，不敢斷定。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我自己的日記是從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寫起的，現都藏在北平，何不取來一查？結果就得到他四出四歸的證據，還有一出一歸是在己酉前一年，那時我已在北京，所以日記中沒有關於他的記載。這麼一來，我的直接訪問的工作，仍須回到旁徵曲引的考證路線上去。

於是我把我的日記來做旁證的材料，凡關於白石先生的記載，打算都摘下來，酌採注入他的年譜中。可惜我這個

工作沒有澈底做好，因為從癸卯至今四十五年間大小數十冊的日記，並且從民國十一年起改用注音符號寫的，從民國十六年起，又改用譯音符號的國語新字，要查某人的姓氏名號，不如漢字之容易映入眼簾，非有工夫一行一行的細看不可，所以白石年譜中自民十三以後，就沒有逐年逐月檢尋我的日記，只把有關的事情抽查幾處，補入注中。將來我若是根據自己的日記來自訂年譜時，或者還可以給白石年譜寫出一點兒「補遺」來，也還可以替往來較密而最久的師友們找出一些編訂年譜的材料。

在這「回到考證路線」的原則下，鄧恭三先生對於這部白石年譜的訂補工作，是更有價值的；他從白石同時人的著述裏，如湘綺樓日記等，找到一些有關的材料；又把胡先生所據白石的「自述」材料，覆查一遍，揀補了一些。這部稿本重新繕定之後，看起來相當充實，可以出版了。

齊白石先生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但他更從七八十年來的環境中，磨鍊了基本的實際功力，又收積了廣博的創作經驗。我對此道，雖幼年跟着他胡亂學習過，究竟不算內行，在年譜的按語中已經偶有幾句敍評，應候專家批判，這序中不再絮說了。



白石老人造像
羅寄梅攝

孔子從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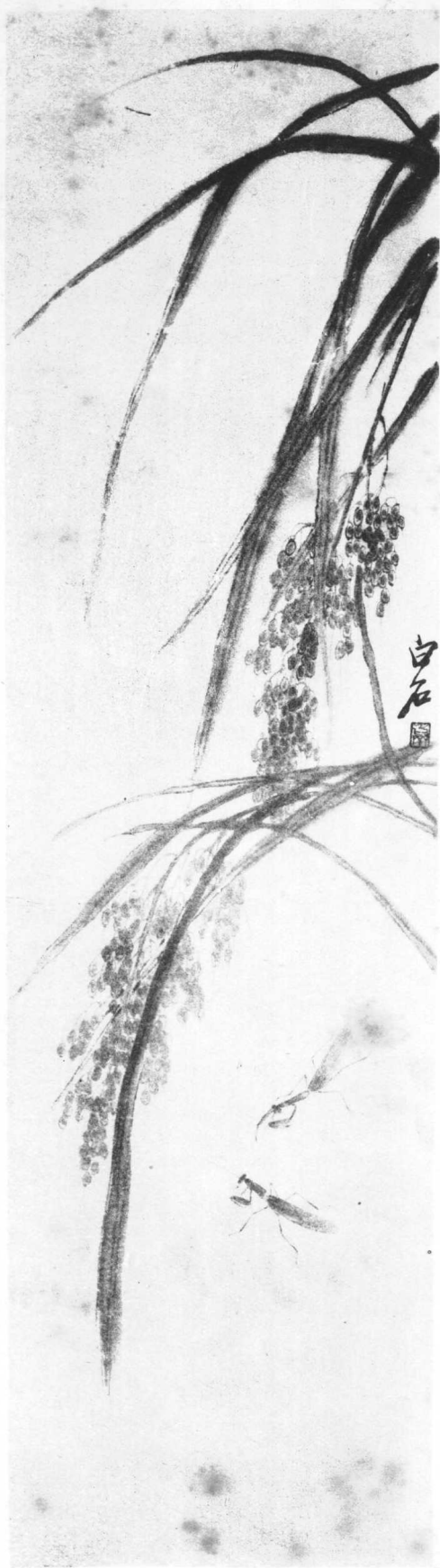
此圖乃為自家造稿而作
游成都子虛此稿自名山齋



秋風搖々兩面白官袍
蒼々通身黑咲君不肯
打倒來自信骨中無
點墨 子虛石所富翁并題



性原在南魏爾前以三錢買得只倒爾與兒嬉大兄以為何物語余遠時携至長安
他物天下處處皆有又三百石所富翁又記居京第九年一前十日重陽觀畫
作換錄供諸小兒之需不知
者山畫理師者實也





惜山老人齊白石由枯花寺歸來



白石老六十五歲時寄海上





